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生活素描

永同遇宝

○张大勇

初冬,在位于苏北阜宁县城南10余里的一座村庄里,乡亲们正用勤劳的双手、传承的技艺,在天地之间,在向阳的阡陌上、村落边、水渚处,铺展一个银亮的色彩。

这就是著名的粉丝专业村——陈良镇永同村,乡亲们晾晒的是银亮的粉丝。

晒架连绵,粉丝连绵,如雪如瀑,似阵浪涌动,蔚为大观,在一帧帧银亮粉丝“画幅”的点缀下、渲染下,永同村就多出一份生机,多出几分美好来。

早年这里就有“永兴有三宝”之说。

永兴,原来也是一个村名,2000年与邻村同兴合并成为永同村。永兴有哪三宝呢?村民都会笑呵呵地脆声告知:粉丝,肥猪,稻麦。这里制作粉丝被称为“勺粉”。用在乡里特定语境中,这个“勺”字是动词,也是粉丝主器具银制漏勺的专用指代,区别于“做粉”(制作团粉等)。

11月30日,文联采风团来到永同村,一行人被村里的“粉丝组图”所惊艳,也成了“永同粉丝”的“粉丝”,手中的相机、手机竞相取景。

在该村5组,我们遇到一位“致富达人”老薛。老薛正值壮年,夫妇俩有“勺粉”的技能,种植200亩制种稻。独生子在浙江绍兴做布匹生意,规模不小,一直让老薛夫妇“洗脚”进城,帮他照应买卖。但夫妇俩舍不得抛扔田地、荒废手艺,丈夫道:劳动惯了,一闲下来骨头就痛。妻子说:乡村振兴,需要种田人,需要劳动力。

在镇村干部的带领下,我们参观薛家的制种田,恰好他们开始“勺粉”。“勺粉”是一项组合式劳作,他们还雇了4名村民。老薛身材并不高,但精干有力,他担纲“揉粉工”(通俗说法为“大工”),一位中年汉子做“装勺工”兼“筛丝工”(大工)。一位妇女专职烧火,保证敞口大铁

锅的水温在100度,一位妇女叉粉过水,另两位妇女接粉、挂粉,流水工序,忙而不乱,这四位属于“小工”。我们观摩了粉丝制作全过程,眼见为实,也推翻了社会上有人对“粉丝有胶”的怀疑。对此,老薛正色道:这进嘴下肚的食物,怎么能昧了良心做假投毒呢!

我们乘兴参观他家西屋由一摞摞干粉丝堆垒而成的“银山”,靠近感受晒场上晾晒的鲜粉丝。粉丝食材为蚕豆、豌豆和山羊,粉丝白中带绿、外色莹润,丝柔筋道。他妻子介绍,半个县城人吃的都是他们村的粉丝,大关路菜场、胜利路菜场、城北菜场、城南菜场等等,有时是送到摊位,有时是客户直接上门取。

老薛家“勺粉”多在春冬两季,每日雇工5至6人,大工日报酬是200元,小工不少于100元。其他小户每户日产粉丝500斤,老薛家在700斤左右。陪同我们的村

支书老丁笑道,他家也是“勺粉”大户,由妻子负责,雇工7至8人。我转过身来,再一次打量丁书记,黑红的脸膛、卷着的袖管,完全是一副劳动者的形象。

该村拥有耕地3185亩,其中有1000亩为制种田。628户农户中,除了关门上锁进城外,在村的人家都在种田、养殖、“勺粉”,每户至少一个行当。这是一个以勤劳、智慧和民风淳朴而出名的村子,村民们制作的粉丝注册为“绿宝”品牌,被授予“阜宁县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”“江苏省知名土特产”等称号。该村一合作社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“全国绿色生态产业化示范单位”。

返回时,摄影师丁先生见一位女青年正在晒架旁纤手理粉丝,银亮的丝挂,大红的衣袄,靛青的裤子,粉红的笑脸,他眼疾手快,随着“咔嚓”一声,留下了一张宝贵的照片。

往事如烟

猴趣

○陈严进

小时候,有一些外地人,肩上坐着一只小猴子,走村串户“玩把戏”。一些规模大点的马戏班子,有几只小狗,几只猴子,或者两匹枣红马,还有几个会翻筋斗、练硬气功的,耍一些钻火圈、钻桶、喷火、骑马等绝活。这就是乡亲们喜爱的马戏团。

马戏团的演出一般在农场上,用布和麻绳网围起来,中间竖起一根高高的竹竿,上面绑着一只高音喇叭,周边彩旗飘飘。下午演出,上午就开始有一阵没一阵地敲大锣宣传,或者放一些流行歌曲。

马戏团更绝的招数,就是骑上枣红马,偶尔也会是“白龙马”,牵上红屁股美猴王,敲起锣鼓,在乡村小路上兜一圈,这样大家很快就知道有马戏团进村了。

我不喜欢这样的马戏团,尽管我很喜欢看这样的演出。因为需要买票才可以进入观看场地。但我有我的办法。比如我会一直在围栏四周转悠,寻找空隙钻进去;或者在检票口,看到熟人喊一声“大伯大婶、舅舅舅妈”之类,跟着他们混进去,这需要在检票口“门神”一般的大汉一愣神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去,混进人群。实在没有办法,我们几个小伙伴会找一棵大树,或者找一个屋顶,爬上去,居高临下,笑傲群雄。

我更喜欢那些单枪匹马走村串户“玩把戏”的猴戏。

在村庄的一个小广场上,耍猴人小铜锣一敲,小猴子就上蹿下跳做各种模仿人的俏皮动作,令人忍俊不禁。猴子十分调皮,有时会趁人不注意,迅速将小媳妇的头巾抢下来,裹在自己的头上,搔首弄姿;有时会抢下大爷的水烟袋,吧嗒吧嗒地吸起来;还会抢夺孩子手中的饼呀馒头啊之类的食物,美美地吃上一顿。也有好事的小伙子,趁耍猴人不注意,将菜地里摘下的尖椒扔给猴子吃。猴子被辣得抓耳挠腮,尖叫不止,惹得大家开怀大笑。扔辣椒的小伙子也会招来在场老人的呵斥。

耍猴人将铜锣敲得震耳欲聋,嘴里吆喝着说唱口令,小猴子跟着口令进行各种搞怪表演。演出结束后,小猴子主动拿起耍猴人的铜锣,将锣面朝下,锣口朝上,伸到大家面前,一面鞠躬作揖,一面示意大家扔钱。有钱的人纷纷将手伸进口袋,一分二分不觉得少,将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铜锞扔进铜锣。碰到午饭时间,农家邀请耍猴人吃一碗南瓜饭,喝上几口冬瓜汤,耍猴人更是感激万分。饭饱之后一般会表演一段绝活,供大家一乐。

随着时光推移,我晚上有时会梦见自己成为一个耍猴人,肩上扛着一只猴子,手里拿着铜锣,在铜锣的伴奏下,猴子上蹿下跳、上蹿下跳,惟妙惟肖地做着各种各样模仿人的有趣动作,赢得大家的阵阵喝彩。

漫画



警惕“先用后付”套路 新华社发

心香一瓣

母亲的衣柜

○姜燕

母亲有两个衣柜,一个陈旧,一个时髦,都是母亲当作宝贝的家当。

旧的衣柜据说是母亲的陪嫁品,历经半个世纪的时光原来的颜色已无从分辨,现在已经变成暗暗的黑色,凑近能隐隐看出底色里的一抹深红。衣柜两开门,门上有铜制的叶子状两个把手,柜子里面用木板隔成四层,中间还加了两个抽屉。小时候的我,总喜欢去翻母亲的抽屉看,抽屉里有五彩的绣花线和各种各样的纽扣,还有给我扎辫子用的发带、发饰等。这个柜子里现在只有一层放着常用的换洗衣物,其他三层放着的都是些不怎么穿的旧衣服,打开柜门的时候仿佛能闻到旧衣服上肥皂的味道。

旧衣服虽然不怎么穿,可每年夏天母亲都会让我帮忙拿出去晒晒,再收回来叠好放在柜子里。问她旧衣服不穿着还占地方干吗不处理掉,母亲却总有她的理由。一件灰色格子翻领春秋衫,母亲说这是她以前教书时和学生们拍毕业照时穿的;一件水红

色的对襟毛衣,母亲说是父亲当年去上海给村里采购电视机的时候给她买的;还有一件蓝底碎花棉布衬衫,母亲说那是她二十岁生日时外婆送给她的生日礼物……母亲说,旧衣服虽然不合时宜,不合适穿了,但那里有往事的印记,丢了总觉得舍不得。

前些天我放假回家,想起小时候经常翻母亲抽屉的事,笑着跟她说要再翻一次。打开母亲旧衣柜的抽屉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条卷起来的发带,我轻轻地展开,镶着两根金丝的玫红色发带鲜艳如昨。童年时,母亲总喜欢在我的辫子上用这发带系蝴蝶结,没想到母亲到现在还留着,我卷起发带放回原来的位置,直觉心里温热,有想落泪的冲动。

旧衣柜不方便挂衣服,母亲便购置了一款新衣柜,深棕色木纹,推拉式移门,一根长长的横杆上专门用来挂那些新买的衣服。母亲爱美,每次逛街都喜欢买衣服,儿女们孝顺也经常给她买衣服,所以从夏天的衬衫,到春

秋天的薄外套,再到冬天的呢子大衣、羽绒服挂满了柜子。有些衣服崭新地挂在那,除了买的时候试穿过,便再没有穿过。母亲时常乐呵呵地看着衣柜里的衣服说,再也不用买衣服了,都穿不完了呢。

母亲退休后就在地里忙活,干活的时候穿衣服比较随便,新衣服是舍不得穿的。我总跟母亲说:“这些新的衣服你出去逛街、走亲访友的时候才穿,平时在地里干活都舍不得穿,当然穿不完了。你不要省,衣服买了就是穿的,谁规定干活的时候就不能穿新衣服啦,你要做个农村时髦的老太太啊。”母亲听了,只是笑着点头说:“好好,明天就拿出来穿。”事实上,她就是嘴上答应,让她穿着新衣服干活她还不自在。再说她,她来一句,看着一柜子的衣服即使不穿,心里也是美美的,让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在我眼里,母亲的两个衣柜,一个放着她的旧时光,一个挂着她的新生活。只要母亲高兴,她愿意怎么穿都随她。

秋收冬藏

○鲁声娜

深秋,院子里的落叶明显增多,扫之不尽。除却正由黄转绿的水果被细条抓住存留外,春时总爱最早萌动生发的贴梗海棠枝丛,叶已一片不留。

“秋花惨淡秋草黄,耿耿秋灯秋夜长。已觉秋窗秋不尽,那堪风雨助凄凉!”于此难挨的深秋风雨之夕,曹公让独守窗边的多思多情又多才的黛玉,作出这首凄楚的《秋窗风雨夕》。但是紧接着,仁慈的他,又特意安排这样一个情节:丫鬟忽报宝玉来了。宝玉披蓑戴笠出现在她面前,甫一进门,即发出如此三问:“今儿好了?吃了药没有?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?”一面说一面摘笠脱蓑,忙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着灯光,向她脸上照了一照,觑着眼细瞧了一瞧,笑道:“今儿气色好了!”

多么暖的画面,多么暖的情意!可被这样牵挂、体贴、怜惜的生命,即便短暂,也不孤独,不凄寒。读它,暖意不由也从心底生起,悄悄渗向唇边、眼角与眉梢。

这寒浸浸之大背景里的小小一抹暖融融,使宝黛所在的小说,使我身所在的生活,尽显起伏跌宕之美好。

深秋再往深处走,便是全然交由“寒”来主宰的萧寂之冬。此时这袭向人体的“寒浸浸”之意,已足够使人重又觉出“暖融融”之亲切与可爱来。比如,宝黛暖融融的情意,猫暖融融的身体,你暖融融的笑容,我暖融融的记忆,面前粥碗里袅袅升起暖融融的雾气。

新稻米快要上市了。新米粥暖融融的雾气从记忆里浮起。中学住读时,学校有秋假安排,稻谷成熟时集中给出几天假让学生回家帮父母秋收。走在秋日田垄间,四望一派金黄,收割的,捆扎的,运送的,打谷的,摊晒的……所见皆是紧张忙碌的景象。孩童则在堆成小山的垛里爬上爬下追逐玩耍,有的被阳光与稻秆暖烘烘的气息熏得进入甜美梦乡。再怎么忙,那时母亲还是赶着用新打出的稻米煮粥给家人。旺

火将大铁锅烧开,揭开锅盖,蒸腾的热气中用勺子轻搅不停冒泡泡的米汤,并将勺微微扬起又倾下,余火稍焖煮,再揭开锅盖的时候,香味四散,粥已黏稠,并泛起微微的绿光,仿佛深蕴在每粒米里的初春气息重又醒来。我以为这是天底下至简又至上的美味。吃这粥,曾撑到肚痛。

我站在射阳河畔,注目被母亲河温柔拥抱的金色稻田,稻穗饱满,稻浪千重,看见听见的,都是丰收丰足的喜悦,投入千家万户的柔情,和步往大江南北的豪迈。我来到鹤乡菊海,车马声喧,笑语晏晏,我在色彩与气味的海洋里沉浮,久久不愿离开。

不经意间有缕桂香掠过。今年的深秋来得甚是急迫,接连高温后的两三日风雨,将浅秋一下子拉到秋的最深处。今年的桂花开得也迟了些,开在秋的尾声部位。桂的香最是温柔的指,经由它的抚摸,会觉得,生活里的所有不如意都可原谅。但我

没有寻踪觅迹,何必定要弄明白这偶然经过的香息出自哪棵树哪朵花儿呢,好好领受它有心或无意的好,已足够。

清早,在千鹤湖边,细密的绿草从缀着晶莹闪烁的繁露,蜿蜒的木栈道上铺着层薄又轻的白。也是那个清早,一缕又一缕柔白的雾,自西岸半枯黄的苇丛里不绝生出,循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湖面,向着东岸,仙女裙袂般袅袅婷婷地游移。独立湖畔,注目漫湖流动的雾,恍若置身于仙境。露气、霜气、雾气合着草木的吐息,融汇为一日之始时的新鲜清冽气息,于一呼一吸间沁入我的肌体与血液,带给身心无比的愉悦舒爽。深秋之美,在赤橙黄绿青蓝紫,亦在这给人以重生之感的薄寒而美好的气息里。

秋收,冬藏。就让繁盛时节的记忆随黄叶一同回到根部,化作泥土来温暖滋养疲惫的大地,就像经历过种种磨砺之后,依然在心底对生活怀有不竭的深深爱意。

平凡人生

『豆腐郎』追梦人生

○朱中华

结伴飞行

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

